

《禮記》的“冬溫而夏清、晨省而昏定”  
應該怎樣解釋？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Passage in *Li Ji* about  
“Warm in Winter and Cool in Summer;  
*Xing* in the Morning and Settled in the Evening”?

馮欣明中英雙語著

By Feng Xin-ming,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弟子規<sup>1</sup>》的“冬溫夏清、晨省昏定”一段，出自《禮記·曲禮上》<sup>2</sup>的這句話：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弟子規》該段的作者原意，就只能是一千多年來的普遍傳統理解，即九歲黃香的冬天躺在父母床被裡使其溫暖，夏季則先扇涼父母的席子的孝行，和晨早問候父母安好與否，黃昏則整理父母的床被，令父母安定。否則的話，作者必然會另加說明的，因為當時的人們都知道為父母整理床被和晨早向父母問安，是高級孝行的要求，讀書人則知道這要求是出自《禮記》的。

<sup>1</sup> 見本網站的《弟子規》原文及譯文：

[http://www.tsoidug.org/dizigui/dizigui\\_web.pdf](http://www.tsoidug.org/dizigui/dizigui_web.pdf)

See URL above from this website for original Chines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 Zi Gui (Rules for Students)*.

<sup>2</sup> 《禮記正義》，十三經，中華書店，1980年印於北京，第一卷，第1,233頁。  
*Li Ji – The Correct Meaning*, “The Thirteen Classics 十三經”, published by Zhonghua Shudian 中華書店, Beijing, 1980, Vol. I, p. 1,233.

但是，時到今日，我對《禮記》這句話的傳統理解持有疑問。當然，我並不反對子女們為父母作出一點服務以報答一點父母教養之恩。我認為，這種為父母服務的孝行對孩子們的教育和培養極為重要，必須要求。但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禮記》這句話的傳統理解是有問題的。為什麼呢？要從歷史上最早這樣理解的源頭說起。

公元 128 - 200 年東漢末年間生活的鄭玄，亦被稱為鄭元（見清朝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是最早對《禮記》作出整部書的續段注解的。他對“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這句話的注解是：“定，就是整理父母的牀衽；省，就是問父母情況如何，是否安好。清字是以冫冰為部首的，是使冷的意思，有些版本使用以水為部首的清字，這是錯誤的。衽，就是床席。（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清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衽，席也。）”<sup>3</sup> 所以，鄭玄把《禮記》這句話跟整理父母床聯繫起來了，而且，他強調了夏清是“使清涼”的清字。這個清字就為後來把《禮記》的“夏清”理解為孝子夏天對父母的床被“使清涼”，即鄭玄出生之前生活的、鄭玄也必然知道的黃香九歲時名滿天下的孝行，定下了憑據。鄭玄之後，人們便可以把黃香的冬天躺在父母床被裡使其溫暖，夏季則先扇涼父母的席子，理解作為《禮記》對“凡為人子”的“冬溫而夏清”要求了。所以，鄭玄的注解是傳統理解的源頭。

這樣的理解是歷史什麼年代成為普遍的，我未能查到，但應該是奉唐太宗命對《禮記》作出進一步注疏的陸德明之後的事情。這是因為陸德明對這句話的注疏中，沒有對“冬溫而夏清”作出比鄭玄更進一步的注解。也許是宋代成為普遍吧，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可能早已經有學者把年代研究了出來，只是我孤陋寡聞，尚未知曉。

---

<sup>3</sup>同上。Ibid.

所以，跟據傳統的理解，《禮記》那段話就得作這樣的解釋：

禮要求凡是作為人子的，冬天要把父母的床被弄得溫暖，夏天要把它弄得清涼；黃昏要把父母的床被整理，從而令父母安定，早晨要問候父母安好；跟同輩（醜）一起時要不爭執。

那就是說，孝子應該為父母冬天溫被、夏天涼席。再說，我並不反對子要為父母作出一些侍奉，但我覺得這樣對《禮記》的理解是可能有問題的。為什麼呢？因為禮記是春秋戰國即公元前400年至前200年左右編寫的，而為父親冬天溫被、夏天清席的孝童黃香則是東漢生於公元68年，逝於公元122年的人。那就是說，《禮記》是在黃香生前三百至五百年寫的。如果那本到了東漢年代已是儒生必唸的經典，已經把為人子必須為父母溫被涼席的論點提倡了三百至五百年之久，那麼，為什麼那時出了個黃香溫被涼席，人們會這麼驚訝呢？為什麼那時會把溫被涼席看為是至上的孝道，至於漢朝天子會因此後來把他從當時是比較偏僻的南方江夏提拔到京城來做朝廷的官員呢？應該是不會的。所以我認為，《禮記》這段話的原意，有可能並不是說，為人子則須為父母冬天溫被、夏天涼席的。

那麼，《禮記》那段話，意思究竟是什麼呢？可能尚待研究。讓我現在就嘗試一下拋磚引玉吧：作為探討的一個選項，我認為這段話的意思可能是：

禮要求做人子的，冬天要保持溫暖，夏天要保持清涼；黃昏要安定下來，早晨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跟同輩（醜）一起時要不爭執。

這樣《禮記》這段文就很順理成章了：《禮記》是說，禮要求做人子的，要努力自愛<sup>4</sup>，要照顧自己的身體，也要保持良好的品行。冬天保持溫暖、夏天保持清涼、和黃昏安定下來這頭三項，是關乎照顧自己的身體，省察自己的行為，而省察自己和不跟同輩爭執這兩項，則關乎保持良好的品行。

如果要按照傳統理解的話，《禮記》這裡說了五項為人子要做的事：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和在醜不爭，為什麼五項裡的頭三件竟然都是關於父母的床被呢？試想，對還沒有病重的父母來說，床被讓子女每晚整理，有多麼重要呢？當然，孝子孝女們知恩報恩，對父母盡了無微不至的細心侍奉，是一件很好、很值得提倡的事，但這比起子女照顧自己的身體和保持良好的品行，會更為重要嗎？孔子學生曾子著的《孝經》的第一章，不是說過照顧自己的身體，是孝的開始，而品行高卓，把名聲傳揚於後世，因而顯耀父母，是孝的終點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第十章不是說過如過品行不好，在上驕，在下亂，或跟同輩爭執，那麼雖然對父母侍奉得很周到，甚至很豪華，達到“日奉三牲之養”，仍然是不孝的嗎？“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sup>5</sup>而且，《孝經》對孝的講述，大部分都是講述品行要好，而雖然有說及喪禮的一

<sup>4</sup> “努力自愛”是中國一個傳統的概念；一個人必須自愛才能對自己有高水準的要求，才会有崇高的品行和志向。相反地，一個人不自愛的話，就會變為“自暴自棄”，就會墮落。

<sup>5</sup> “Working hard and loving oneself”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ne must love oneself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lace high demands on oneself, in order to have noble character, conduct and aspirations. In contrast, if one does not love oneself, then one will come to “abuse and abandon oneself”, and will degenerate.

<sup>5</sup> 見本網站的《孝經》原、譯文：

[http://www.tsoidug.org/Papers/Xiao\\_Jing\\_Transltn\\_Comp.pdf](http://www.tsoidug.org/Papers/Xiao_Jing_Transltn_Comp.pdf)

See URL above for original Chines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ao Jing* (*Classic of Xiao*).

些細節，並沒有提及任何侍奉父母的細節，連父母生病的情況都沒有提及。如果按照傳統理解那麼強調整理父母床被的說法，不是跟差不多同年代和同是孔子學生或學生的學生所著的《孝經》強調完全不同的東西，有所唱反調嗎？但如果按照我提出的理解說法，《禮記》和《孝經》都變為強調同樣的東西，都唱同一個調子。所以，我認為，我提出對“溫清省定”句子的理解，大有可能是《禮記》作者的原意。

我認為，我提出的理解有可能符合《禮記》作者原意。可能《禮記》跟差不多同年代的、作者都是孔子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的《孝經》一樣，都強調禮和孝同樣地對為人子女們的要求，是要自重自愛，要照顧自己的身體，更要保持良好的品行。